

有华人的地方

· 珍藏版 ·

就有龙人的作品

乱世猎人

龙人 / 著



10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
全国百佳出版社



龙人 / 著

乱世猎人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乱世猎人 : 全 14 册 / 龙人著 .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 2017.10

ISBN 978-7-5568-3104-3

I . ①乱… II . ①龙…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3763 号

乱世猎人 : 全14册

龙 人 著

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24

字 数 2327千

书 号 ISBN 978-7-5568-3104-3

定 价 700.00元 (全14册)

赣版权登字—04—2017—7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86524997

目 录

第一百二十八章	超越自我	1
第一百二十九章	奇僧异现	14
第一百三十章	孤庄隐雄	31
第一百三十一章	魔的反击	47
第一百三十二章	蝶儿幽恨	66
第一百三十三章	意绝九冥	81
第一百三十四章	邪手缠风	97
第一百三十五章	老谋深算	113
第一百三十六章	冥宗绝学	130
第一百三十七章	神刃破尊	147
第一百三十八章	残缺之风	165
第一百三十九章	天道之门	182
第一百四十章	含愤一击	197
第一百四十一章	生命之价	214
第一百四十二章	圣手留容	231

第一百二十八章 超越自我

黄海闭目拭剑，剑身闪着一种幽暗的光芒，在白皙的雪原之上，与黄海一样显得那般夺目。

彭连虎望着那柄不知饮过多少剑手之血的剑，心头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他无法解释，或许这正是一个武人的精彩之处。

向更高的高手挑战，才能够超越自我，真正享受生命的精彩！

黄海和尔朱荣都是天下各道高手自认难以攀比的绝世高手，那这一战，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结局呢？没有人可以想象，但谁都知道，这是绝对不容错过的一战，绝对不容错过！

尔朱荣闭着眼咀嚼着兔肉，似乎极为享受这回归大自然的温馨，他吃得很慢，嚼得很细，这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悠闲，就像是黄海在听风。

听风，吹过的寒风，如刀！冰冷而肃杀，偶有一蓬吹散的雪雾落下，衬着碧潭之水，倒也是不可多得的美景，难得的却是那份幽静。

黄海和尔朱荣并不想睁开眼睛欣赏这份美景，他们只是用心去捕捉，用心去感受，那是一种无法让外人理会的境界。

黄锐和追风诸人全都很肃静，只是在静静运功烘干身上的衣服，他们吃了东西，填饱了肚子，无论是功力还是斗志，都恢复了一个层次。是以，他们此刻能以自身的功力烘干身上的衣服，而不会被冻成冰雕。

尔朱情和尔朱仇也在加紧调息，虽然他们对尔朱荣绝对有信心，可黄海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十九年前，尔朱家族的那么多高手都未曾让黄海丧命，不仅被他冲出重围，更让尔朱宏与数十名尔朱家族的高手死于非

命，这绝对不是个浪得虚名的人能做之事。也许，这一战会成为尔朱荣一生中最为艰巨的一战，但他却不能不战！

彭连虎此刻竟似乎完全可以体悟到尔朱荣和黄海的心境，是那般恬静和安详，并没有决战前的紧张，更没有生死决斗的慌乱。

黄海和尔朱荣的心境就像是深潭最底下的水，平静得不受任何风浪的侵袭。

只要是高手，就能够读懂这之中的玄机，绝对能够读懂！

彭连虎自然读懂了其中意境，因为他也是高手，他更明白，黄海与尔朱荣今日一战，将会是他武道修行的又一大转折。

能向更强的对手挑战自然是一件极为痛快之事，但能够目睹两大强者的决战则更是一种幸运。而到底可以收获什么，暂时谁也无法得知。

尔朱荣仍在啃着那条兔腿，但却没有吐骨头，那些骨头全都在他的嘴中嚼细，完完全全地吞咽下去，啃着带骨头的肉，就像是在嚼包子一般优雅。

任何事情都不值得奇怪，在这一群本就异乎凡俗的人之中，不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才会让人感到意外。

“你在想些什么？”黄海突然淡然开口问道。

彭连虎和黄锐诸人一愕，不知该如何回答之时，尔朱荣却已经答道：“我在想，如何将自己的剑招发挥到尽善尽美。”

彭连虎诸人这才恍然，却不明白黄海怎能如此清楚地知道尔朱荣在想问题，他们都是闭着眼睛的，根本就感觉不出任何异样。

“如果你这么想，那今天之战，你输定了。”黄海自信地道。

“为什么？”尔朱荣并不为之所动，淡漠地问道，口中依然啃着那剩下的半条兔腿。

“你是明知故问。”黄海并不想多说什么。

“我是问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一弱点？”尔朱荣悠然道。

“我不想拖得太久，那太没意思，同时我不想将时间用在无益的想象和等待之上，因为对于你，那全没必要。”黄海冷冷地道。

尔朱荣禁不住笑了笑，道：“好，爽快，我就给你一个痛快！”说着，将剩下的半截兔腿一下子塞入口中，那嘴巴犹如无底深洞一般，毫无阻隔地将兔腿吞入腹中。

黄海淡然地笑了笑，却并不想多说什么话，他甚至对尔朱荣有些不屑。一个真正的高手，完全没有必要说一些多余的废话，事实会证明一切，因此他并不想与尔朱荣争辩什么。

两个被誉为天下剑道至尊的人，终于在今天要分个高下，剑道之中，自然容不下两个王者。是以，这一战终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没有人可以解开今日这一战。

“我足足等了二十年！”黄海抚剑缓立，只说出了这么几个字。

“那你这一生定会为这个等待付出代价。”尔朱荣淡然道。

“任何代价都会有回报相衬的，没有回报就不会付出代价。”黄海悠然道。

“你认为一定可以得到这份回报？”尔朱荣也立起身来，反问道。

“一定可以！”黄海的声音是那般坚决而有力，绝对没有半点含糊，更充满着一个武者的自信。

尔朱荣睁开眼睛，两道神芒在虚空之中与另外两道神芒相交。

黄海也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像是心有所感。

两道目光在虚空中竟似爆出一溜火花，惊心动魄就从这一刹那之间开始。

战意和剑气四射，似化成寒风中的一部分旋飞于雪原之上。

两人都没有动作，但彭连虎却知道，两人都已经出招了，是以另一种形势，另一种方法交手。

那是意境，高手的意境，在静中生万动，在动中得静之神韵，天地万物应心而生，应气而活，尔朱荣和黄海正是以一种内在的精神交手。

天地间的景致也顺应两人的心境而变化，这的确是一种令人无法理解的前奏。

“凌姑娘，你带着元姑娘先走，我来断后！”三子和无名五同时道。

“阿风呢？”凌能丽并没有答应两人的话，而是在百忙之中出言询道，眸子之中显出一丝焦灼和不安。

“阿风一会儿就出来，他去办点急事。”三子急道，他知道，如果说蔡风仍在地下，凌能丽绝对不会离开的，那可对局势更为不利。

“你在说谎，你的眼睛告诉了我，阿风是不是仍在地道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凌能丽翻剑刺入一名敌人的咽喉，急切地问道。

三子一呆，没想到凌能丽竟如此敏感，居然捕捉到他眼中那一丝轻微的波动。

“小心！”无名五的呼声仍是迟了些，一柄剑已划开了三子背上的肌肉。

三子闷哼一声，反手一刀，以快速无伦的手法，竟切下那人的一只手臂。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先冲出去再说！”三子急道。

凌能丽也清楚，此地的确不是久留之所，必须尽快突出重围，否则，自己等人只会成为尔朱兆的阶下之囚。

“想走，只怕没那么容易，给我截住他们，一个也不能溜！”尔朱兆一声冷哼，众尔朱家族弟子奋不顾身地扑向凌能丽诸人。

三子和凌能丽诸人虽然武功了得，但却是久战之下的疲军，况且双拳难敌四手。尔朱兆执意在他这一方加强攻击力度就是想留住他们，是以，他们一时也无法突破重围。

尔朱兆自然知道眼前的两个女子对蔡风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只要能够擒下这两人，那蔡风再厉害也会被牵着鼻子走，至少可以使己方立于不败之地。

凌能丽得知蔡风仍在地道之中，心神禁不住为之波动，失神之下，竟险象环生。

“那两个女子要活捉，谁抓住了她们其中之一，赏金五百两！”尔朱兆淡然道。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凌能丽和葛大诸人所受的压力顿增，更加无法突出重围。

“轰轰……”地底之下爆响频传，巨大的震力，几乎使整个财神庄翻了过来，积雪飞舞，大树倾倒，甚至庄外的围墙也开始倒塌，那些正在厮杀的人，在这一刻才感觉到危险与自己是多么近，那来自地底的威胁是多么深切。

尔朱兆的眼中，依然只有狠辣的杀机，今日之战局处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一直被蔡风牵着鼻子走，对他来说，这的确是种莫大的耻辱。以他的心性，自然不想就这样罢手，他要对蔡风的人施以无情的报复，更要平复心头的那股难以熄灭的嫉火。而此刻，他真的相信蔡风已被埋在地底了，否则，以蔡风的性格，此时是绝对不会不露面的，只要蔡风不出现，他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眼前这些葛家庄属众，自然不在他的话下。

蔡风真的被埋在地底了吗？不仅尔朱兆这么想，就是三子和凌能丽都是这么想的，否则的话，怎么仍不见蔡风出现？

地底连续不断的爆炸，更为三子和凌能丽的心头添上了一丝阴影。

围攻凌能丽的是那老者与血煞杀手中的几人，可见尔朱兆的确很看重凌能丽。

凌能丽所遇到的是这一年多来最艰苦的一战，绝对是，负伤累累，仍斗志不减，连三子和尔朱兆都感到惊骇莫名，身为一介女流之辈，竟然拥有如此可怕的斗志，的确极为罕见。他们自然不知道，凌能丽习武的原动力就是仇恨，是以她对自己意志的磨炼近乎刻薄，也只有付出常人无法付出的努力，才能够得回常人无法得到的回报，她竟可在一年多时间之中学尽五台老人的全部技艺，虽然她天资过人，但也不可否认她的意志之坚强。

尽管凌能丽的意志极为坚强，但高手相争，并不全靠斗志，还需要凭借实力。单打独斗，凌能丽可以不畏惧这群敌人中的任何一个，但若对方群起而攻，就不是她独立所能够解决的问题了。加之伤疲不堪，凌能丽的剑竟然被击落，被那老者击落，而血煞杀手最懂得如何趁虚而入。

“小心！”三子飞步来救，但却被强敌紧紧缠住，只得疾呼一声。

其实三子所呼的并不是让她小心血煞杀手，而是小心那些倾塌的围墙和自地底下传来的爆炸。空中喷射的雪花如刀似箭，射到人的脸上有种火辣辣的刺痛，更造成一片虚雾，朦胧一片，三子替凌能丽担心的就是这个。尔朱兆下令要活捉凌能丽，血煞杀手虽凶，还不至于伤了凌能丽，但爆炸却是无情的。

三子的声音被爆炸之声和墙塌之声所掩，他甚至因为分神，再次中了敌人一刀。

尔朱兆眼角绽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如果蔡风死了，这般美人，谁也不会嫌多，他定会用尽办法将这些女人据为己有；如果蔡风没有死，他便可将之作为最厉害的武器让蔡风就范。

正趁机攻向凌能丽的血煞五与尔朱兆一样充满了得意，他这一出手，就是五百两黄金，即使与那老者平分，也有二三百两之多，如此一笔横财就这样轻而易举地到手了。

的确很顺利，凌能丽被对方击落长剑之后，手脚一缓，血煞五立刻扣住了她的脉门，手法之利落，之准确，的确已达到了一流之境。

脉门乃人身极为重要的部位，只要扣住了脉门，这一切便几乎已成定局。

当然，偶尔有些例外，凌能丽便是属于这类例外之人，或者，她并不是例外的人，可血煞五这一次的确算错了。

凌能丽的脉门竟然涌出一股汹涌若海潮山洪般的气劲，完全不受控制地自血煞五的指尖和掌心传入他的七经八脉中。

血煞五狂号一声，若被雷击电劈一般倒飞而出，在雪雾弥漫的天地中，洒下一道凄艳的血红。

那击落凌能丽长剑的老者大惊，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被他击落长剑的凌能丽竟有如此可怕的功力。

血煞五绝对不是庸俗之辈，其武功之高，足可在江湖上称为一流高手，可是竟被凌能丽一击震飞，而且受了重伤，单凭这分内力，就让他无

法想象。但在雪雾弥漫中，仍然依稀可见凌能丽的身影。

血煞四和那老者同时攻到，一剑一掌，都倾尽全力，他们皆不想再失手，面对这似乎无法揣测的对手，他们唯有倾尽全力一拼。

尔朱兆也大骇，血煞五飞跌在他身前不远处，嘴角之间，仍在流着血丝，却昏迷了过去。面色血红，显然是血脉尽闭，火劲回涌，修罗烈焰掌劲反噬其心所造成的。

他自忖没有这分功力可使血煞五的火劲反噬主人，可这却是一个剑被击飞的女流之辈的杰作，怎叫他不惊？

尔朱兆正要为血煞五施以援手之时，却见血煞四与老者全力攻击凌能丽，不由得再次一惊，呼道：“留下活口！”

其实，尔朱兆根本不用再呼什么，他的呼喊全是多此一举。

雪雾之中，凌能丽的眸子射出两道清冷的厉芒，若两柄劲剑刺开雾瘴，血煞四和那老者的剑体都变得无法遁迹。

老者和血煞四没来由地心头一寒，虽然他们并没有直接面对凌能丽的目光，可是凌能丽的目光却若冰冷的刀锋一般切入他们的肌肤，侵入他们的触觉神经。

在掌剑距凌能丽两尺之时，也正是尔朱兆的声音传到之时，凌能丽出手了，以一种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伸出两只素洁而毫无瑕疵的手。

一切的变化都是那么难以想象，那么不可思议。凌能丽所施展出来的手法，就像是让那老者和血煞四做了一场噩梦般。

老者那柄要命的剑顿在空中，一动也不能动。那并不是老者不想动，而是他根本无法动。

就因凌能丽两根春葱般的玉指，使那柄要命的剑犹如夹在两座大山的缝隙之间，根本就难作分毫的移动，而血煞四却做了另一场可怕的梦。

凌能丽的左手食指若一柄无坚不摧的利剑，刺破他掌心所带火劲，毫无阻隔地刺在他掌心的劳宫穴上。锐利无匹的劲气，带着一股炽热的暖意涌进他的心房。

血煞四的确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他竟毫无能力避开凌能丽这一指，在

凌能丽最初出手的那一瞬间，他便似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祥，当凌能丽那一指破开他手心火劲时，就知道这一指是绝对要命的。因此，他想避，在短短的刹那之间，他变换了十七个动作，但依然无法避过对方要命的一指。

血煞四的惨号之声比杀猪的厉叫还难听，他整个身躯就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没命地倒纵而回，但整个人尚在半空中，却“吧嗒”一声重重跌落在地，浑身一阵颤抖，脸若充血一般让人触目惊心。

那老者似乎也感到有些不妙，他竟然全无办法夺回那柄属于他的长剑，而剑上更传出一股无法抗拒的强压。若电流一般，让他心惊肉跳，他想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撤剑。唯有撤剑才是唯一出路，他早就有些心寒，先是血煞五，再是血煞四，几乎都是败得莫名其妙，幽灵蝙蝠的可怕之处，他并不是不知道。那时候，他正风行江湖，但与幽灵蝙蝠却根本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只能将对方当作一个神话或是传奇来看待，此刻面对幽灵蝙蝠的传人，他虽然有所准备，但心中依然忍不住多了一层阴影。

老者所作的打算的确是正确的，但是仍迟了一步。

“哧！”那柄长剑竟被凌能丽的两根手指剪为两截，而在那老者飞退的当儿，那截断剑的剑尖已若幻影般反射入他的咽喉，他甚至连惨叫声都未来得及发出，便颓然倒下。

这瞬间所发生的变故几乎让尔朱兆应接不暇，但也惊骇欲绝。

凌能丽突然横空飞扫，若一片云彩，在雪雾之中，幻成一层淡蓝的迷茫。

那自四面攻来的兵刃，几乎在眨眼间被一股巨劲绞飞，惨哼声、刀风声、惊呼声之中，传来了尔朱兆一声惊骇的呼叫：“蔡风！”

尔朱兆并没有看错，凌能丽之所以能将身形横于虚空中出击，是因为蔡风在其后抱着她，更将自己的真气灌注于凌能丽的体内，这才会让凌能丽在刹那间便伤了己方三名高手。

在这紧要的关头，蔡风终于还是出现了，出现得那么突然，那么及

时，却让尔朱兆似误吞奇毒一般惊惶。

无名十六也跟着一起出来了，随于无名十六身后的乃是葛家庄精锐，这些人无论是武功还是其他方面都不容小看。

无名十六诸人的参战，双方形势立时倒转。

蔡风牵着凌能丽的手，两人功力相融，更是无人可敌其一招，所过之处，敌众无不尽成刀下之魂。

凌能丽心头大畅，虽然伤疲不堪，但蔡风的功力自有疗伤之效，她不仅可以一边攻击，更可一边调气回神，精神迅速恢复。

“撤！”尔朱兆知道再没有任何可以留下来苦战的理由。

就因为蔡风的出现，打破了他均衡的局面，更让他绝对的优势再一次转入低谷，让尔朱兆不解的却是蔡风从何处来，究竟是怎样出现在凌能丽的身后呢？这像是一个谜，至少是他无法解开的谜。

蔡风所过之处，没有一个活口，这些双手沾满血腥的敌人，唯一可走的，就是死亡之路。触动了蔡风杀机的人，就得付出惨重代价！

蔡风能够自地道内强烈的巨爆之中蹿出，的确让人无法理解。

原来，蔡风出于义气，绝对不能让无名十六诸人毫不知情地死在地道之中，而对地道的了解，唯有他与三子最深；能在迷宫般的地道中不迷失方向的，也只有他和三子那种野兽般的灵觉。而他绝不会让三子再去冒险，三子和长生为他已经付出太多，是以他毫不犹豫地便负起营救无名十六的任务。他知道，若是自己不去的话，三子定会前去。虽然此去生存的机会也许十分渺茫，但他并不害怕。

而被三子制住穴道的财神几人，在众人退出后，由于不能行动，也留在了地道中，蔡风找到无名十六诸人后，正好撞到惊骇若死的财神，也便出手相救。

在地道中，蔡风更明白，任何人创建这庞大而纵横交错的地道，绝对不会不留后路，而这地道中的自毁机关也设置得非常离奇，怎会与机关总钮有关呢？若有外人误打误撞关闭了总枢纽，那岂不是要让所有财神庄的人都命丧黄泉吗？是以，这之中定有古怪，而设计这自毁机关的人正是

财神，他设此自毁机关，显然是对付自己人。否则，这自毁机关怎不设在另一隐秘之处，而设于这种最不安全的地方？任何人稍有失误，就足以酿成大错，造成毁灭性的伤害，这纯粹是对财神庄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蔡风心神微定，就看出了其中破绽。

事实果然不出蔡风所料，这自毁机关只有财神一人知道，而财神并非为保护财神庄，而是要对付尔朱家族的人，他更是潜伏在尔朱家族的死士，只待尔朱家族的族王一至，便即与之同归于尽，所以才设此自毁机关。谁知财神等了十来年仍没等到该来的人，却让无名十六给误打误撞触动了机关，使他的计划前功尽弃。

蔡风所猜更没错，地道之中还有安全通道，而这通道的尽头，正是最后一堆火药燃爆之处，这尽头的通口并未打开，只有等那火药爆炸，才会炸开最后一层土。

出口之处正是庄门口，在凌能丽身边炸开的那一堆火药，也正是蔡风所在地道的出口。

蔡风在地道口被炸开之时，立即跃出地道，地道之外，已是一片狼藉，血腥满地，且正是凌能丽受危之时。

在雪雾与土雾之中，众人根本无法捕捉到蔡风的身影，甚至他是怎样接近凌能丽也无人知道，包括凌能丽自己。

凌能丽只觉一股暖流涌向她的七经八脉，精神一震之时，血煞五已经被震得飞跌而出，连她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同时，她的耳边传来了蔡风的轻呼，这才知道出手相攻，竟然同时将血煞四和那老者击杀，使她禁不住心中大喜。

尔朱兆是个极为聪明之人，葛家庄众弟子的确够厉害，他们财神庄的人，根本就未曾受到严格的训练，如何是这些人的对手？虽然后来在人数上占了极大的优势，可是蔡风一出现，更带出无名十六这一群好手，立刻让他属下的高手死伤一片，那就是说半点机会都没有了。而让他面对蔡风，那更是丝毫希望也没有，所以他唯有撤退一途。

蔡风对尔朱兆起了杀机，绝不想让对方逃掉，对于尔朱家族的任何

人，他都没有什么好感，甚至只有无尽的恨意。

三子见蔡风安然出来，且带出无名十六，他精神立刻大振，重现神威，只杀得那些财神庄弟子哭爹喊娘。

财神庄中的所有局面此时全被三子控制，蔡风再不用担心什么，放下凌能丽，掠步向尔朱兆追去。

尔朱兆一声尖啸，身下的健马更快地飞驰而出。

蔡风却忽然感到一阵沉闷，经脉似乎开始混乱，不由得骇然驻足，心知又是那莫名其妙的伤犯了，只得望着尔朱兆逃走的方向暗恨。

几日前，在地道之中，尔朱荣和黄海都剑出如电，剑气蒸腾，虽然剑与剑并未相交，但那种压抑的感觉却令人骇然动容。

在地道之中，他们剑不相交，或许是因为怕激得地道塌陷，可是出了地道，他们之间的争斗却让人更感意外，这是与地道之中两种完全不同的争斗方式，根本未见刀光剑影，甚至根本就未曾出剑。

黄海那柄擦拭得无比光亮之剑，只是斜斜地指着地面，懒散至极的姿态给人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毫无高手相争的意态，但却似乎可以随着寒风，微浪而轻摇。他的整个人犹如深深嵌入了大自然之中，与自然融为一体。

尔朱荣似乎处于一种绝然不同的意境，双手虽然也极为自然地笼于衣袖中，但整个身形似乎散射着一种逼人的气焰，若剑气一样，凛冽而森寒。

彭连虎禁不住为之心神大动，一个绝世高手，武技的表现不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境界，一种自精神到心境的修为，而这种修为的最高境界，却是回归自然，意到神发，而非显于外在的气势。

尔朱荣和黄海的剑意修为似乎走的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子，但每一种剑意都有其动人之处。

彭连虎心头不由得暗赞：“果然不愧为当世两大剑术宗匠，的确有着让人无法想象的可怕之处。”

其实，剑术的修为达到黄海和尔朱荣这种境界，已经完全不需要用剑，但他们所面对的，乃是生平最大的敌人，岂有不用剑之理？除非有一人想死。

黄海似乎有些不耐这种沉闷的僵局，率先移动了一下剑，或者可以说是将剑尖向上挑了一挑。

只那么一点点，几寸许的空间，但整个形势似乎突转。

距离和角度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神奇，只那么一点点的空间，竟然产生了让人震撼无比的效应。

雪层在飞旋，在流动，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道所牵引，做着极有规律的运行。寒风更烈，树梢之上的雪团飞落更快。

黄海的身上也同样涌起一股无法形容的气势，在刹那之间，似乎凝成山川，高不可攀，耸立如五岳，气派非凡，他手中那柄普普通通的剑，竟然杀意四射，透着强霸至极的压力。

尔朱荣眼角射出一丝讶异的神色，似乎只是因为黄海的剑势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电芒划破长空，却并非射向尔朱荣，而是停驻于虚空之中，黄海的双臂合在一起，再下坠之时，居然牵动了那片昏黄的云彩。

彭连虎和一旁围观的高手禁不住全都大惑不解，黄海施展出来的并不是传说中所谓的黄门左手剑，而是双手使剑，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居然牵动了天空中的浮云，这的确是一种奇观。

“好！”尔朱荣再不能不动，那片昏黄的云彩向他的头顶狂压而下，灭绝性的气机，像泰山压顶一般，是以，他不能不动，不能不出手。

黄海一出手就使出如此可怕的猛招，的确让人心惊。

“轰！”黄海的剑并未落地，但也并未击中尔朱荣，可那汹涌的剑气却若闷雷般重击于地。

雪花飞舞，在迷茫的雪雾中，尔朱荣犹如一点淡淡的幻影，破入昏黄的云彩，一朵亮丽的剑花在黄海的剑影之中绽放，且一盛再盛，几乎吞噬了所有的光和影。

黄海和尔朱荣自己也完全被这朵无比绚丽的剑花所吞噬。

“叮叮……”剑响之密集，几乎分不清中间的停顿，全都凝成一串长长的脆响。

黄海的身形只在虚空之中翻了两翻，踏在一根断了的碎枝上，若滑翔的雄鹰，剑转左手，拖过一道亮丽的彩弧，向尔朱荣撞去，那种神奇般的轨迹，只让一旁观看的众高手惊叹不已，无论是力道和角度，抑或速度，都达到了至善至美的地步，没有半点瑕疵。

尔朱荣的剑回收，犹如一张严密的网，丝风不透的网。

“轰！”两剑相击并非直接相交，却是无形的剑气交击，所以发出的声音沉闷异常。

地上的雪花飞扬，劲气四溢，使潭中之水狂升而起，就像是突起的一条巨龙，突兀而怪异。